

心系复旦 情牵一生

生活于其中三年有余的复旦，是我挥洒青春汗水、释放青春能量的见证者。60多年的岁月虽已模糊了许多印象，但属于我青春成长的印迹仍依稀清楚得如同刚刚发生过一样，历久弥新。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深刻，那么地令人难忘。

1948年，我来到上海，考入暨南大学学习法律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，实行院校院系大合并，我从暨南大学进入复旦大学，就读于工商管理系二年级，由此开始了我的复旦生涯。

复旦的生活，除了学习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一直从事的宣传工作。我曾经在系里面担任文娱股长、学习股长、副主席；也曾在学生会里面主管宣传部，负责一些大字报、黑板报和广播的宣传工作等。虽然宣传部的工作很累，每天涂大字报、写黑板报，常常一整晚都待在学校里，但那时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涨，宣传总是进行地轰轰烈烈的。

1951年3月23日，系团分支部会决定让我代表工商管理

系竞选校学生会执行委员，在竞选推荐书里说：“陈济民是复旦广播电台的总负责人（我曾积极参与并筹划建立广播站，于1951年3月6日正式开播，至此复旦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广播站）、工管系会副主席兼文娱股长，又是复旦歌咏团的副团长……在学习与工作中都起到模范与推动作用。”

广播组的播音员李英霞、李圆和林冠伦还利用中饭时间，站在食堂饭桌上，以对话的文艺形式，把我推荐给大家，请大家投我一票。复旦歌咏团的团长潘怀谷，也印制和散发许多有我名字的书签，为我助选。四个助选单位为我助选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复旦人真正民主的竞选和投票活动。我得了846票，在中选的25名执委中排名第五。

我主管宣传部工作。宣传部下设8个小组，工作人员100多名。

解放初期，政治运动尤其多，复旦也不例外。作为学生，大家并不是一天到晚埋头苦读，而是专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，专注于思想改造。当时评

价一个学生表现的好与坏，常常会看其政治态度，参加了多少运动，这种风气持续了一段时间。直到1951年6月11日，上海市召开学生第四届代表大会，作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，我参加了这次学代会。会上，学联号召同学们要做好两种准备，即帝国主义现在在侵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与美帝国主义作尖锐斗争，保卫祖国；但同时我们也要学好本领，建设祖国。由此，学生的学习风气日渐浓厚起来。抗美援朝之后，同学们更是立志：既要成为一个保卫祖国的战士，也要是成为一颗建设祖国的螺丝钉。

1952年，毕业在即，我被分配至沈阳市东北工业部研究室工作。1952年冬，沈阳东北工业部撤消，全体人员入京组建中央重工业部，我也来到了北京。

三年的复旦生活在人生历程中是短暂的，但教会了我不断学习新知识、不断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，这种态度伴随着我的整个人生。

陈济民（工商管理系1952届校友）

相辉纵论

慢慢来，比较快

作为基础医学“强基计划”的首届学生，学院量身定制般的培养方案给了我足够的底气和自由。相比于早早进入实验室学习实验技术，我更希望能趁着本科阶段尚未对成果有硬性要求时，广泛地涉猎各个领域以开拓视野，寻找感兴趣的方向，并尝试提出并独立解决一个哪怕很小的科学问题，从而为未来漫长的科研生涯打好扎实的基础。

学院开设的七门荣誉课程正好让我如鱼之得水。对前沿

知识系统而全面的讲解、碰撞灵感的课堂讨论、富有挑战的课程任务，让我成长得很快。在前期的大量沉淀和积累下，我凭借乙肝病毒相关课题申请了“正谊学者”科创项目。因为独立于组里的其他课题，我的项目总是在不断的失败、摸索中前进。课题开展过程中，有过实验结果不理想而失意的时候，有过找不到错误原因而迷茫的时候，甚至一度自嘲自己最大的成果便是修好了实验室的培养箱。然而这一切

都在漫长等待后看到预期结果时烟消云散，最终课题获得了优秀结项，我也为在其中收获的成长而自豪。

“慢慢来，比较快。”在慢慢的探索和成长中，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目标。前路漫漫，未来我会多多记住那些喜出望外的时刻，脚踏实地，勇往直前，静待花开。

傅心伊（病原生物学系博士生，获2025年基础医学院“本科荣誉证书”）

山高不阻志 涧深不断行

在本科期间的某次短期支教活动中，我在纸上写下两句话：完成比完美更重要，真诚比真理更重要。在正式开启四川向荣中学的支教生活后，我仍然要求自己把这两句话当作支教的目标。

八月底第一次到达向荣中学时是晚上，我们不得不在一楼临时宿舍度过了一晚。在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当时距离正式上课仅剩2天，我们不知道宿舍确定在哪里，不知道要教多少名学生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授课科目。万事总是开头难，这句话在我们的支教生活开始之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逐渐适应学校的作息后，我们的工作也渐渐步入正轨。这里的孩子们努力、勤奋，早上6:00起床，晚上10:50熄灯，除了学习之外几乎没有娱乐。因此，我们也竭尽所能为他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带来一点快乐：每天风雨无阻的广播站播音、每学期和中文系学长学姐的书信来往、在寒冬热烈举办的元旦晚会、汤老师每周定期为学生举办的讨论活动……今年一名学生凭借绘画作品获得了研支团第五届“代我去远方”比赛特等奖，在暑假前往上海参加为期7天的游学活动。

严苛的学习安排无疑是痛苦的，被寄予的厚望也激励他们持续负重前行。或许我们来到

这里支教的意义并不在于改变他们的想法，而在于提供全新的视角，启发他们对人生规划有更深刻的思考：原来还可以这样。

这一年好像很长，长到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事；这一年好像也很短，短到来不及好好道别就要匆匆结束。

现在回头看，我已经实现当初设定的目标：在始终保持真诚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支教工作。向西而望，看到的是连绵的大山，是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；孩子们自西而望，看到的是来自大山之外的青春力量，是年年相传的希望。

廖欣源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5级硕士生）

光影书画

科研好习惯



学校十佳“三好”研究生导学团队的导师们提供了n条实用科研建议，整理成超详细的干货图卡，每一张都是能直接用的实战方法。本刊将连载。

黄仰含（法学院2025级硕士生）

王莹芳（现代物理研究所2025级硕士生）

塑造饱满而自由的新我

所谓“缘分”，不是早有预设的剧本

人生如行路，我与复旦的相遇，恰似一场峰回路转的邂逅。高三时，我以“试一试”的心态报名复旦强基计划，如同在人生的岔路口掷出一枚石子，却不料它叩开了一扇我从未想象过的大门。当我得知被古文方向录取时，内心的惊讶多于喜悦——这完全不在我预设的人生剧本里。

六月面试初来复旦，正逢上海的梅雨季。细雨如酥，浸润着梧桐掩映下的百年校园。我拖着行李走过湿漉漉的街道，那种厚重与轻盈交织的氛围。一瞥之间的复旦，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九月再到复旦，我已然由过客转变为归人。走过光华大道，看着身边步履匆匆的同学，我忽然真切地意识到，窗外斑驳的树影，文图中的悠悠书香，光草上空高悬的明月，这一切不再是与己无关的风景，而是即将日日相伴的日常。

虽然一路充满意外，迷茫过，踟蹰过，但我对文字、对文学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份热爱，是从未改变的。这份热爱非一朝一夕之故，传统文化的种子已悄悄落在心田。而复旦就这样，用它恰好的梅雨和绵长的文脉，接住了我，让那颗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深厚土壤中生根发芽。

“塑造饱满而自由的新我”，既是师长对我们的殷切期许，也是我立下的成长目标。我所理解的“自由”，是自由地阅读、自由地

思考，不以功利为目的，不被“有用与否”的标准设限——正如复旦人常说的“自由而无用”。在这个崇尚实用与效率的时代，“无用”恰恰为我们辟出了一片广阔的精神旷野。正是这种不被功利绑架的自由，让我们去捍卫那些无法被功利标准量化却维系文明根基的价值。而镌刻于光华大道尽头的校训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”，则为这份自由注入了坚实的底色。“无他术，唯勤读书而多为之。”自由需以博学为根基，每当我走进文科图书馆，看到《四库全书》填满整个房间时，都会被这种知识的厚重所震撼。我始终相信，唯有通过广泛的阅读，才能真正让自己变得饱满。复旦带给我们的，正是这样一片自由的沃土，让我们得以跟随内心的好奇，在文字与思想的世界中尽情探索。在“自由无用”与“博学笃志”的滋养下，那个“新我”逐渐清晰：既能以自由的思想遨游于无垠天空，也能将双脚扎根于深厚的大地；既能在“无用”之学中守护内心的热爱，也能以“有用”之志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。不囿于轨道路径，不惑于外在标签，而是勇敢地打破惯性与期待，成为一个真正饱满而自由的人。

卢越青（中文系2025级本科生）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udan_media@fudan.edu.cn